旁白:

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，深夜十二点，城市慢慢恢复寂静。克勒曼担忧地看着躺在沙发上小憩的查理苏，轻轻拍了拍他。

自从前几天他来到这里后，一直没日没夜地忙于实验，几乎不曾睡过觉。

查理苏交握着的手颤了颤，他睁开眼，过度运转的身体充斥着疲倦，一瞬间竟有不知身在何方的恍惚感。

朦胧的紫眸看向叫醒他的克勒曼，他缓慢地眨了眨眼，花了几分钟才重新完成了聚焦。

目前他位于自己的实验室，这里是彻底安全的。

查理苏松了一口气，揉揉眼睛。

查理苏:

出来了吗?

克勒曼；

报告都在这里了。

查理苏:

好，给我十秒钟。

旁白:

他没有半点倦怠的样子，从沙发上干脆起身，醒神。

克勒曼想让他再休息休息，最终却什么都没说，他实在太了解查理苏的性格。

当初在医院共事时，他就是一个电话随叫随到的人，哪怕是节日的半夜，哪怕住得再远，哪怕他有重要的事，他都会第一时间过来。

那阵子，医院里的人都戏称他为“疯子”，可克勒曼知道，正是那股疯劲，才支撑着查理苏走到了今天。

而这座实验室，是查理苏借用友人的名义建立的。

实验员都是他陆陆续续从各大实验室和医院聘请过来的朋友，因此完全不与他见外。

他们可以帮查理苏完成许多事，化验可疑的化学品，培养稀缺的自体表皮细胞膜片，以及进行一些无法对外公开的秘密研究。

尽管实验室的正式成立是在两年多前，但查理苏已经为此筹备了很久。

如果说曾经的他还怀有孤胆英雄的梦，那么在埃西诺医疗事件之后，他已经彻底认清了现实。

在庞大而无形的社会机器面前,个体的力量是那样的渺小而脆弱。

只有组建自己的团队，才能够避开那无处不在的监视的目光，暗中积蓄力量。

觉察到DEA的问题后，查理苏立即让克勒曼对样本进行了深度实验。长久的潜藏与积淀，正是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。

克勒曼；

通过动物实验，证实了DEA的疗效和副作用与其说明书上的内容是吻合的。

旁白:

查理苏快速翻动报告，眼眸里暗光一片。

结果的确像他所说，没有异样。过量的情况下，各器官都有异常的数据。

但唯独心脏的数据一切正常。

他抬头看向克勒曼。

查理苏:

小白鼠身上有没有出现心脏的结构性病变?

克勒曼；

目前都没有。

旁白:

查理苏陷入了沉思。

半晌，他做了个决定。

查理苏:

加大药量，延长观察周期。

克勒曼；

好，我们马上开始下一轮实验。

旁白:

克勒曼在纸上边写边记录。

查理苏:

DEA中的D因子成分无法克隆?

旁白:

查理苏的视线落在报告的摘要处，似有些疑地皱起眉头。

克勒曼；

是的，所有克隆实验全失败了，D因子本身不具备被克隆的能力。

旁白:

此前吉叔拿到的NOVATEN文件，证实了DEA中的主要成分就是灵族体内抑制灵力产生的D因子。

如果这些D因子并不是通过克隆技术生产出来的，那么它们又是来源于哪里?

第一个跳进查理苏脑海的词便是灵族。他的父亲不是第一次用人体做实验了，但相较育达书院，这件事更令人毛骨悚然。

看着查理苏愈加紧锁的眉头，克勒曼在他身旁坐下，欲言又止。

克勒曼；

Charlie , DEA太完美了，这个药太完美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?

查理苏:

明白。任何完美的东西，都足以杀死一个社会。

旁白:

他突然冲克勒曼笑了笑，那个笑容有种莫名的悲凉感。

克勒曼；

我以前一直觉得药是非常神圣的东西，但实验做下来，我第一次觉得可怕。

查理苏:

不是吧，你也想劝我停手?

克勒曼；

保护好自己。虽然他是你父亲，但直觉告诉我，他对你不仅仅是对儿子那样简单。

旁白:

看着克勒曼眼中快要溢出来的担忧，查理苏笑着点了点头。

他知道他的这位朋友素来谨小慎微，这已经是他能说出的，最越界的话了。

他打算说点什么缓解气氛，“叮”一声,另一只手机的屏幕亮了亮。是他带的住院医生发来的照片。

照片的主人公，是他的未婚妻。

那是医院里最寻常的一幕，倒地的病人、围观的群众，但正中央女孩的身影却让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平常。

她的表情有些夸张，头发也凌乱，但仍能看出来在镇定地指挥人群散开。

隔着手机屏幕，他忍不住抚了抚照片上她翘起的发梢。

一种纯粹的喜悦满溢心间，也许是因为默契，也许是因为被信任，说不清具体是什么，总之让人倍感踏实和安心。

查理苏:

放心。但就算是以卵击石，我也要让他碎掉。

这阵子辛苦你们了。

旁白:

实验室昼夜不眠地运转着，一如他的生活，从来没有精神松懈下来的一刻。

接下来，该把这些信息告诉那个讨厌的家伙了。

他正要拨通电话，齐司礼的名字就出现在了屏幕上。

查理苏:

来得正好。

旁白:

查理苏按下了接听键。

齐司礼:

我派人调查了，霖岛的灵族目前都没有出现非自然消失和死亡的情况。

散居在光启市之外的灵族，他们人很少，而且非常分散，善于隐藏。

就算NOVATEN想抓他们入药，也不可能实现DEA目前如此巨大的生产量。

旁白:

齐司礼的语速很快，干脆利落，不容置喙。

他的话音落下，查理苏也陷入了思考。

没有灵族因此伤亡，这确然是一个好消息，但NOVATEN是否会用其他方式从灵族的身上采集D因子?

查理苏:

齐总监，你还记得在霖岛的时候，会有灵族隔一段时间就去献血吗?

齐司礼:

没有。

查理苏:

他们会来光启的医院看病吗?

齐司礼:

小部分。大部分还是更愿意找灵族的医生。

查理苏:

你有那些人的名字吗?

齐司礼:

我会给你发一份完整的名单。

旁白:

查理苏无声地点了点头。

查理苏:

目前看来，D因子无法被克隆，所以我怀疑，NOVATEN再次进行了人体实验。

旁白:

查理苏沉默了片刻，半晌才重新开口。

查理苏:

以前有过这样的事。

旁白:
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。

齐司礼:

我会多留意去光启市就医的灵族。

查理苏:

好，我这边的调查还在推进，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，我会和你联系。

旁白:

耳边传来一声轻笑。

齐司礼:

你这次倒是很坦诚，查医生。

查理苏:

事关重大，你我都不可能一个人查明真相。

虽然我一点都不想听见你的声音，但这次合作对我们来说都是必要的。

齐司礼:

你以为我就想看到你吗?

保持联系，挂了。

旁白:

电话瞬间变成忙音，查理苏放下手机，立即拨通了另一个电话。

查理苏:

吉叔，我会发一封邮件给你，你去查清楚这些灵族在光启就医的所有记录。

旁白:

挂了电话，查理苏望向窗外，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毛毛细雨。天气闷热，他感觉身体里的疲惫也在发酵。

其实从调查DEA的第一天起，查理苏就隐约地有种预感，查兆澎恐怕又开始进行活人实验了

但这一次，他却不能下定结论。

到目前为止，既没有证据表明查兆澎从灵族身上提取了D因子，目前使用过DEA的人类也没有出现不良症状。

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?

谜底被查兆澎摊开摆在查理苏的眼前,但却也因此显得更加扑朔迷离。

一个猜测浮现在查理苏心中：他所筹划的所有事件,最终都指向自己。

许久之前的那个幻境，查兆澎大费周章和血族合作，就是为了让自己身陷其中，沾染鲜血。

既然如此，不如就索性扮演他想看到的角色。

比如在医学研讨会上，扮演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——

查理苏:

感谢各位同行的邀请，但这段时间我并没有取得医学上的突破。

就不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。

旁白:

查理苏微微一笑，不顾在场所有人或震惊或生气的目光，大步离开会场。

过了一会，主会人默默走到暗处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

他的声音很低，只言片语中依稀能听到“少爷”、“离开”等词语。

他打完电话，环视四周后悄然离开。

查理苏直起身，将一切收入耳底,径直离开了刚才那片阴影。

又比如开着超跑，扮演一个沉迷玩乐、不思进取的富家公子——

查理苏松了松衣领，一板一眼的白衬衫被他穿出了随性的模样。

他走出研究室的后门，上了车，翻动起浩如烟海的手机通讯录，随便找了个朋友的号码。

莱昂:

Charlie ?

查理苏:

是我。我快无聊死了。给你半小时换衣服，Ritz酒吧，出来玩点刺激的。

莱昂:

你搞什么，不是回来参加研讨会的吗?

查理苏:

那些老头子讲话跟催眠似的，我的生命不能浪费在这种上面。

旁白:

查理苏一边打着哈欠，一边调大了车载音响的音量。

这辆车他当年心血来潮时，还亲自改过涂装。金色的车身又骚包又酷炫。

莱昂:

听说你去了光启之后变正经很多。

以为你改邪归正了，结果还是这副游戏人间的德行。

查理苏:

本性难移咯。少废话，到底来不来?

莱昂:

我本来……算了，看在你好久没回来的份上，一个小时后见。

旁白:

加长跑车从小路上扬长而去，引得路人纷纷侧目。

之前他一直躲避查兆澎，但发现这并没有让他放松警惕，不如就把自己的行踪彻底暴露给他

让他看到那个他想要看到的“查理苏”。

如果查兆澎因此露出任何一个破绽，这就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。

查理苏看向镜子中的自己，紫晶色的眼眸中依然残留着方才的眷恋与惆怅。

查理苏:

接下来的事是你不擅长的，让我出场吧。

旁白:

他低声说。

下一秒抬起头，先前的情绪都已尽数褪去，一双慵懒而风流的桃花眼从镜子中笑眯眯地看着自己。

他穿入一家酒吧，大摇大摆走了进去。

他没有忘记留意，狭小的巷口，一个男人收回了注视的目光，转身离去。

查兆澎笑着抿了一口酒，踌躇满志地收拢了掌心。无论哪个线人的情报，都显示着他的宝贝儿子终于玩腻扮演医生的这场游戏了。

而在另一头，摇晃的霓虹光影之下，查理苏佯装喝醉，却在那些眼睛看不见的地方露出了一个锐利的笑容。

需要让他看到的戏已经演完，总是住在别人的监视之下还是让人不适，是时候回国了。